

機緣

JACKIE COLLINS 著·施寄青 譯



當代名著精選73

機緣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三日星期三，紐約。

柯士塔：辛考地看著坐在他對面的女孩子，中間隔著他那張雕花桌子。她滔滔不絕的說著，拚命的比手勢，來強調她的話。他真不願這麼想，但她實在是他看過的女人中最性感的……。

『柯士塔？』女孩突然問道：『你在聽我說話嗎？』

『當然，樂琪，』他很快回答道，有點尷尬。她只不過是個女孩而已，有多大？廿七？廿八？聰明絕頂，玲瓏剔透。她很可能知道他在想什麼。

樂琪：桑坦羅是他老友吉諾的女兒。

生就的賤人，標榜自由的女人，專事誘惑男人的女人，柯士塔對她一清二楚。

『所以你看……』她在一個大皮包裏翻著，掏出一包香煙來。『沒辦法，我父親不該在這時候回來，不行，你得阻止他。』

他聳聳肩，她有時也笨得可以了，竟會盼望有人能阻止了吉諾。身為他的女兒，她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何況，吉諾和樂琪，他們兩人的個性是南轅北轍，但長得却很相像。同樣富有侵略性而性感的臉龐，橄欖色皮膚，深陷黝黑的眼眶，豐滿性感的大嘴，唯一不同處是鼻子，吉諾的突出而富有男性氣概。她的較小，較柔和。兩人都有一頭黑色濃密的鬚髮，樂琪是鬚髮披肩，而吉諾，雖已年過七十，仍然有一頭美髮。

柯士塔不勝感傷的摸摸自己那塊禿頂，那是一塊沙漠，一塊荒原，一無遮蔽。不過，他已是六十

八歲的人了，像這種年紀，還能期望什麼？

『你會告訴他嗎？』她追問道：『會嗎？』

柯士塔心想，在這時，最好別告訴她，她老爸坐的噴射機已經在上空盤旋了，不久就會着陸了，馬上就要回來了，樂琪得面對這個事實，她老爸要再接管一切。

老天，算他柯士塔倒楣，碰上這件事。

再上去三層樓，史提夫·柏力正在他朋友傑瑞·梅爾生安靜的辦公室內努力的工作著。史提夫和他約好，在辦公以外的時間利用他的辦公室。太棒了！沒有電話，沒有人追蹤而至。他自己的辦公室一向是個瘋人院，不管白天黑夜，甚至在他的公寓，電話鈴總是響個不停。

他伸伸懶腰，看了一下錶，將近九點半了。他立刻想到艾琳，考慮是否要打電話給她。他已經對她爽過一次約，但她沒有發火，她很平靜的接受一切，不管是失約也好，或者是向她求婚。他是在三週前提出的，她也答應了。史提夫早已料到艾琳不會有一點驚訝的反應。

史提夫已經卅八歲了，他要一個安定的生活。艾琳廿三了，她會給他一個。

史提夫·柏力是個前程似錦的辯護律師。當黑人勢力抬頭時，他正躬逢其盛。有四年法律系的大學文憑，加上十足的衝勁。以他的學養、機智、聰敏，使他左右逢源，無往不利。他出色的儀表並未使他受挫，六呎高的身材，一副運動員的架子，深綠的脖子，黑色的鬚髮，奶油巧克力色的皮膚。他從不自命瀟灑的態度，很快解除了別人對他的敵意。本以為他是自大狂妄，結果發現他是彬彬有禮，本以為他是自以為是，結果却是個很關心別人的想法和感受的人。

他很技巧的把他的文件分門別類整理出來，放在他那個破舊的公事包裏。然後看了一眼辦公室，把桌上的檯燈關掉，走到門口。他正在忙著一件特別的案子，總算有點眉目了，他感到很累，但那是一種放鬆後的疲累，一種辛苦的工作後，總算有了代價的累。這勝過他在性上所獲得的樂趣，並不是他不喜歡性，只要跟對的女人在一起，那真是妙不可言，但和他前妻茜茜在一起就成了苦不堪言的事

了，狡猾的茜茜，一刻也不放過他，他招架不住時，她便自己去找樂子來打發時間。他早該聽他母親的話，不要娶她，但那時候打得火熱，迫不及待，那裏聽得下這些話？

和艾琳在一起，情況大不一樣。她是個老式的女孩，他母親衷心的贊成。「娶她，」她勸他，這也是他的打算。

他最後又掃視了一下辦公室，步向電梯。

達瑞·桑坦羅緊咬著嘴唇，以免自己哭出來。在他身上，那個有著稀疏黑髮的男孩動作著，痛苦，歡樂，一種無法承受的歡樂。……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尖叫著，身子在達到高潮時無法控制的顫抖著。

那個黑男孩立刻停止，達瑞翻滾著，嘆息著，他站在一旁看著他。

達瑞這才想起他還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又是一個無名的黑髮男孩，又怎麼樣？他用不著操心是否還會再見到他們，反正事後打發他們走路就是了，他禁不住想竊笑。

當他從床上起來走向浴室時，男孩默默的站在一旁看著他，讓他看好了，讓他看個夠，他再也用不著他了。

在浴室裏，他用熱水沖著，他一向在完事後，喜歡立刻沖洗。在進行時，著實令人興奮，但在完事後，他要把這一切忘得一乾二淨。直到第二個黑髮的男孩再出現為止。他蹲在浴盆裏，將溫水轉成涼水，拚命沖著。今天真熱，全身黏濘濘的。他希望這男孩不會想留下來，也許他該給他一點錢，看著他走，通常廿元就夠打發了。

他穿上浴袍，瞥了一眼鏡中的自己，他已經廿六歲了，但沒人猜得出來。他看起來像十九歲，瘦長，藍眼、金髮，是他母親的翻版，跟他父親吉諾和他那個賤人姊姊樂琪一點也不像。

他打開浴室的門，走進臥房，那個男孩已穿上他骯髒的牛仔褲和T恤，背對著他，面向窗口而立。

達瑞走到抽屜旁，找出兩張十元的票子。他在公寓裏從不多放錢，以免引人覬覦。他清清喉嚨，示意那個男孩他出來了。

那男孩慢慢的轉過身來。

達瑞遞給他廿元鈔票。「車費，」他愉快的說。

「去你的！」男孩不高興的罵道，晃著手上的一串鑰匙。

達瑞立刻害怕起來，他討厭任何麻煩或暴力。看來這傢伙不肯善罷甘休，從一開始，他就感到有點不對勁，因為一向都是他採取主動，但今天是這個男孩找上他的。他不得不小心從事，有像吉諾這麼一個父親，他可惹不起事來。

他慢慢退向門口，在他客廳的書桌裏，有他的護身符，一枝點二五口徑的手鎗，可以嚇阻那些想打歪主意的人。

黑髮男孩大笑，「你上哪？」他的聲音很刺耳。

達瑞已快接近門口了。

「別想那玩意了！」男孩說：「我早拿了，看！這不是你的鑰匙嗎？你的鑰匙，你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了吧？我把咱們兩個關在這裏了，誰也進不來。」

那男孩伸手從腰帶中掏出一把鋒利的刀，十吋長，閃閃發光的不銹鋼刀。

「你不是要痛快一下嗎？」他嘲弄道：「我就給你痛痛快快一下，讓你永生永世也忘不了。」

達瑞靜靜的站在門口，他的腦子轉著，這男孩是誰？他要幹什麼？他如何來賄賂他？

是樂琪派來的嗎？這個賤人想把他除去嗎？

以一個將近六十歲的女人而言，嘉莉·柏力仍是風韻猶存。一天打兩局網球，保持她的體態苗條輕盈。黑髮整齊的攏到後面，別上兩個鑽石髮夾以強調她的臉部。高顴骨、斜眼、厚唇，嘉莉從未被視為美麗的女人。在年輕時，只被認為長得特殊，但現在，梳攏的頭髮，適度的化粧，剪裁合度的衣

服，把她襯托成一個風度高雅、泰然自若的貴婦人。一個黑女人，却一路爬上了白人世界的頂端。

她正開著一部黑綠色的凱迪拉克轎車，慢慢的駛著，想在路邊找一個空位停車。她的嘴唇生氣的緊抿著，她是很生氣。這麼多年來，她的祕密一直隱藏得那麼好，而現在，只因一通電話迫使她在晚上駕車，穿過紐約的街道，來到哈林區，來到這個她以為早已成過去的地方。

這是勒索。純粹的勒索。

她在紅綠燈的地方停下來，閉上了眼，想到她兒子，史提夫，如此的成功，如此的受人尊敬。如果他知道真相……她簡直不敢再想下去。

她身後的車按喇叭，使她驚醒，立刻發動車子，下意識的拍拍身旁的皮包，一個不錯的皮包，是史提夫在聖誕節送她的禮物。他一向鑑賞力很強，一生中唯一犯的一次錯便是娶了茜茜。不過她已經走出他生活之外了，再也不會回來了，……這就是權力的力量。

嘉莉嘆了一口氣，把手伸進皮包裏，她的手觸到那枝冰冷的槍。

她希望不必用到這玩意，她又嘆了一口氣。

吉諾·桑坦羅很累了。這可是一趟長途飛行，最後的十分鐘更是令人難受。他綁緊安全帶，熄滅香煙。他現在只想讓他的兩條腿，好好的站在美國的土地上。他已經離開很久了，現在終於回家了，這種感覺真好。

一位空中小姐走過他的座位旁，開朗的笑著。『桑坦羅先生？沒問題吧？』她問道，每十分鐘，總有人會過來問一聲，『沒事吧？』『要我給您端一杯酒來好嗎？』『要枕頭嗎？』『毯子？』『雜誌？』『要吃的嗎？』總統受到的禮遇也不過如此。

『我很好，』吉諾對那女孩說，她很漂亮，不過是個賤貨，他看多了。

『哦，』她咯咯笑道：『馬上就到了。』

是呀！馬上就到了，紐約，他的城，他的領土，他的家。以色列很不錯，是中途休息的好地方，

他過去七年一直是待在義大利。

他看了一下錶，那是一隻鑲鑽的金錶，十年前，一個有名的金髮女星送他的。他嘆了一口氣，不久他就要回家了，……不久他就要和樂琪和達瑞見面了，這兩個人正需要他這個做父親的訓一訓。

『桑坦羅先生，您還需要什麼嗎？』另一位空中小姐又來了，他搖搖頭。

不久……不久……。

樂琪走出柯士塔的辦公室，走進走廊邊的洗手間。她照了一下鏡子，不過對鏡中的人並不滿意。一臉倦容，眼睛下是黑圈。她需要去度假和做做日光浴，不過在事情沒解決前，她是休想有這種閒情。

她很小心地補了一下粧，搖散一頭的鬢髮，用手指理著。

她穿著牛仔褲，靴子，淺藍色絲質襯衫，大多數釦子沒有釦上。她從掛在肩上的皮包裏拿出一串金項鍊來掛在頸上，一對厚重的金手鐲套在手腕上，還有一對大耳環掛在耳上。

她現在要出城回家去了，回到那個空蕩蕩的公寓裏。

她離開洗手間，不耐煩的按著電梯的鈕。皺著眉頭，神經質的敲著鞋跟。柯士塔也老了。他的忠誠呢？當然不會發揮在她身上，她早該看出來而不用當傻瓜了。

她瞥了一眼她的錶，九點半。和這個無用的老傢伙耗了兩小時。『狗屎！』她脫口而出。趕緊四下張望一下，看看是否有人聽見了，這麼晚了，不會有什麼人的。整幢辦公大樓都是空的。

電梯下來了，她走進去，腦子轉著。如果親愛的老爸已經上路了，怎麼辦？她有辦法擺平他嗎？他會聽她的嗎？也許……不管怎麼說，她到底是桑坦羅家的人，是吉諾僅有的兩個子女中的一個。在七年之間，她掙得不少東西，這可不是容易的事。柯士塔幫了她很大的忙，但在吉諾回來後，他還會站在她這一邊嗎？

當樂琪走進電梯時，史提夫·柏力繼續看他的報紙，並沒有抬起頭來。抬眼看人的結果，少不了要說寒暄的話，『今天很熱啦！』『今天還不錯啦！』電梯裏的談話完全是浪費時間。樂琪也沒注意他，她正在專心想自己的問題。

史提夫繼續看報紙，樂琪全神貫注在自己的思潮中，突然，一陣猛烈的搖晃，電梯停住了，燈滅了，兩人都被投入無邊的黑暗中。

達瑞和黑髮男孩同時行動，不過達瑞的動作更快點，他溜出臥房，把門碎的一聲關上。所幸鑰匙在鎖匙孔中，他毫不遲疑的把門鎖上。現在他把那男孩鎖在臥房中，而那男孩却把他鎖在公寓裏，達瑞深深埋怨自己這種多餘的安全措施，他只想到如何把別人趕出去，沒想到有人會把他關在自己的公寓裏。他們兩人都被困住了，該死。他怎麼辦？叫警察？那會惹出笑話來，這一來，什麼事都會抖出來了。

不，達瑞不打算叫警察。

當然，像這種情形，樂琪一定知道該怎麼辦，但他怎能向她求救，如果這男孩是她唆使來的。客裔鬼樂琪，冷酷、冷靜、自信，她比男人還有種。

男孩猛力的踢著臥室的門，達瑞立刻採取行動，他檢查了桌子，發現他的點廿五口徑的手鎗不見了。換言之，那男孩不但有刀而且有鎗，他隨時可以開鎗打掉鑰匙而衝出來。

他全身發冷。正在此時，公寓的燈滅了，黑暗吞噬了一切。達瑞被困住了，和一個狂人一起被黑暗鎖住。

嘉莉·柏力認為她是輸定了，一度是這麼熟悉的哈林區的街道，現在却顯得殘破而陌生。從有冷氣的轎車望出去，消防栓的水四溢，冲向髒亂的街旁，一羣羣骯髒極度的人，不是無精打采的靠在牆上，就是蹲在破舊傾斜的屋前台階上。